

林東鵬《玩物》： 相安無事的「好玩之物」

「玩物」就是「好玩之物」。

上一年裡，林東鵬去美國兜轉了一圈，收集了不少好玩之物。今年，他剛成為藝發局的年度藝術家，就辦起了這場全新個展。時間點太相近，他反而挺有壓力。不過《玩物》這展覽本身，卻是絕對讓人減壓的。林東鵬用那些收集來的好玩之物，和自己女兒各種各樣的玩具，製作了大型繪畫和裝置作品。整個展覽看起來很有屬於成年人的「烏托邦」味道。

不過其實「玩樂」的態度一直存在於林東鵬的創作中，對他來說，以玩樂的心態來組合創作「物件」是創作過程的重要部分。只不過這次的《玩物》中，是他首次以玩具作為展覽元素，實現在創作上的一種新嘗試。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藝術家及藝廊提供

兔子和鏡子是從美國帶回來的。圍繞它們而展開的兩組作品，和其他的一些與物件有關的作品，組成了這場主角是「物」的玩物展覽。我們可以從中看出林東鵬對材料的鍾愛及講究。他喜歡從日常生活或旅途中收集各種類型的玩具，所以這場展覽本身就是一個迷你玩具博物館。

「首先是借助這次展覽空間足夠大。」林東鵬表示，「第一次嘗試將貼紙、LEGO這些物料都整合在作品中。」從美國遊歷一路收集的小玩意，和已經四歲的女兒這幾年來累積下的玩具，都是他探索物件的新入口。特別是為人父這件事，「發覺做了爸爸之後，看着女兒從零歲到四歲這樣長大，會去想自己零到四歲時在做什麼。」那部分的記憶自然早已忘記，因而一路收集女兒玩的這些東西，小貼紙小模型，也像一次自己重新補回兒時記憶的學習過程。到後來則變成買女兒的玩具時，林東鵬會自覺地買上兩份，留一份給自己做創作素材。

所以林東鵬認為：「玩具使我們明白『學習』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小朋友選擇的玩具，往往能反映他們的成長和學習過程。然而玩具對人生閱歷豐富的成年人而言就複雜得多；而玩具也因此由一件單純的玩物提升為一個知識累積的象徵。他想透過「玩樂」的形式，探討藝術與創作過程中的關係。

很多事要輕鬆面對

展場裡最大的那件作品《沉世繪》一組五件，用了塑膠彩、炭枝、貼紙板本等多種物料，林東鵬做了足足兩個月時間。他說其實最花功夫的不是做作品本身的過程，而是要從收集的一大箱貼紙裡獲得靈感，思考怎樣做的過程。又因為路易威登藝術廊的空間其實狹窄，所以人們欣賞這件作品時，只能貼得很近去看。有趣的是，這恰恰使得人們有了仔細觀察作品裡那些貼紙的機會——這樣大幅作品中的細碎閱讀，才真正好玩。

筆者最喜歡的一組《好奇盒裡一些陶瓷紀念品》的混合媒介作品，則由國外二手店中有破損的陶瓷兔子作為物料。兔子瓷器配上旋轉木馬音樂盒，旁邊則有個屏幕在播放音樂盒中的聲音。一組充滿童趣和好奇的作品，靈感由遊歷中的紀念品而生，又相得益彰。而那件名為《轉》的塑膠彩木製玩具則更像是將海獅玩球的動作固定下來，像《戲台》等用塑膠彩和炭筆完成的板本，熟悉林東鵬作品的觀眾都不會陌生。他一直喜歡以中國水墨畫的手法來描繪大自然和城市景觀。而這次創作的一系列風景作品，顏色的使用變得更為豐富。像LEGO、貼紙這些物料對林東鵬潛移默化的影響是，他可以將更多種看起來彼此衝突的顏色擺在一起，彼此相安無事又很好玩。

而這種「好玩」實際上也是林東鵬在創作中所追求的輕鬆態度。對他來說，即使創作的主體再大內容再豐富乃至沉重，也要保有一種輕鬆態度。「因為很多事情就是要輕鬆地去面對，反而可以找到很多方法解決。」



■《沉世繪》



■《盒子遊玩 (二)》

說他自己創作過程中經常遭遇作品做壞了，fail之後也等於學到了東西。「包括水墨山水，我都希望用自己的態度去對待，和一些與自己產生互動的物料擺在一起。」

一路發現，一路學習，創作就是這樣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

好玩的態度已經足夠

女兒的玩具成為靈感來源，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將林東鵬的純工作時間更多融合在生活之中。「收工返到屋企開始才返工」，一路玩一路做的感覺，對他來說很理想化，和女兒一起玩的經驗本身對他來說很重要，就像在玩的過程中探索不同物料的特性，對他來說也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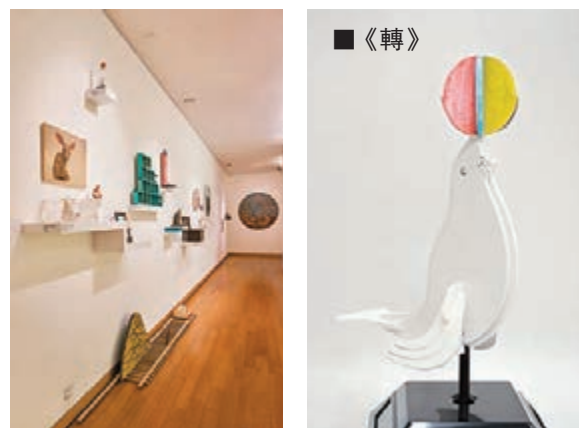
林東鵬認為「好玩的態度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他的作品看似並不像很多社會派藝術家那樣，主題和當下社會發生的事緊密相關。但其實林東鵬認為「大家都生活在這個環境之下，社會經驗不會相差太多，我不去刻意表達單那麼多內容是因為我整個人已經在那個環境中，無謂再重複一次報紙電視上被不斷重複的訊息」。在他看來，重要的是用怎樣的態度去面對這個環境。周圍萬事萬物變化越快，越考驗身為個人的反應。而林東鵬的個人態度則是通過探索不同的物料，探索在這個世間的更多創作可能性。

這也是為何乍看上去，林東鵬的作品並不複雜，人人好像都能做出來——卻只有他能將這些靈感，轉化為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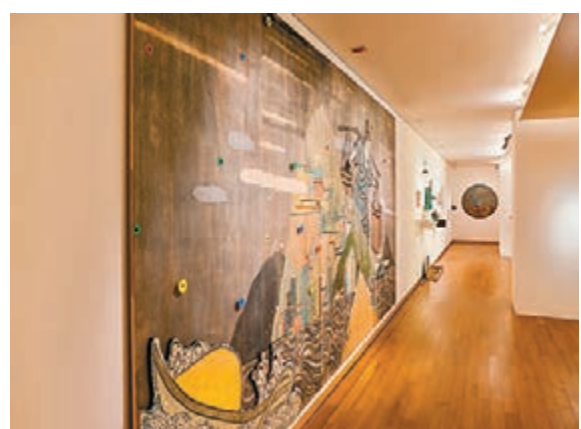
剛剛拿到ADC的年度藝術家，對林東鵬來說反而壓力大過喜悅。他說：「得到認同對我講很重要，但同一時間緊接着做個展又會覺得壓力很大。好像拿了獎即刻就做展覽……」林東鵬一直相信，判斷一個藝術家究竟是不是好藝術家，並不能靠一場展覽或是一件作品去衡量。他認為更困難的地方是「我們怎樣去閱讀藝術」。

所以實際上這場展覽無形中能讓我們意會到藝術家個人的轉變——從關注中國繪畫構成到逐漸關注起玩具物料的構成。這是林東鵬與藝術一起經歷的過程。有些人年輕時很有天份，早早被譽為天才藝術家，但他所追求的並不是那一刻的光芒，對他來說，消化周圍的經歷要遠遠用去更多時間，還笑言自己對周圍事物的反應會慢半拍——「因為需要更多的思考空間」。

藝術不只是從書本中學到的，所以當林東鵬看到國外藝術家的作品時，會回到香港本土的語境中去作出思考。接下來他的想法是說不定在工作室內辦常設展覽。「因為那和展覽空間的效果完全不一樣。作品與作品之間，或許會形成很有趣的新的關係。」



■《轉》



香港藝術家林東鵬個展《玩物》

時間：即日起至9月30日
地點：路易威登旗艦店藝術廊（尖沙咀廣東道5號）

藝評

心緒輕揚——評徐子芸油畫

中國美術學院優秀學生、年輕藝術家徐子芸的油畫作品集《亦畔》出版之際，中國美術學院油畫系教授何紅舟對這位愛徒的作品，给出了較高的評價。而對徐子芸個人來說，繪畫都是建立在她生活真實上的獨立的表達方式。她說，繪畫既可以是件具體存在於物的畫面佔據形式，也可以是畫面的結構組織關係。繪畫所表達的空間不是空間的完整性，而是一個具有延展性的組織空間。

徐子芸是中國美術學院油畫系新具象繪畫工作室在讀的研究生。從附中到本科的學習經歷，她具備了扎實的繪畫功底。附中時期的人物素描習作，形象塑造得體，透着靈氣，曾被選登在附中的人物素描選集中，這足見她造型基本功的水平。

對子芸更多的了解則是她進入工作室學習以後。她所在的班級是一個成績優秀、思想活躍的集體，有着學習競爭的壓力。在其後三年的學習中，她以韌勁與靈性取得了優秀的成績，獲得保送研究生的資格。在我看來，她在專業學習上取得的成績與自身和同學們對課外創作的重視分不開，在學習的競爭環境中形成的自主、自律意識，從而在創作中逐步形成了屬於她的繪畫創作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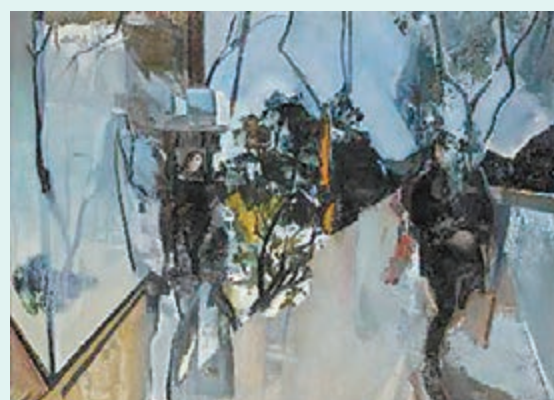
本科三年級完成的課外自選主題創作《苗》，是她創作上的重要起點。《苗》取材於花，對花的表現呈現了她對繪畫的理解，畫中盛開的花朵擠滿了畫面，錯綜的光影所形成的明暗、色彩變化，使畫面具有了抽象結構的韻味，流淌的色彩以及靈動的筆觸不僅表現出花的生機，也讓觀者感受到作者心花的綻放。這組作品不僅獲得油畫系每年一度的「世紀之星」自選作品展的佳作獎，同時還入選了2012年由中國油畫家協會主辦的「最繪畫」全國青年美展。這樣的收穫對於成長中的青年學子而言，其激勵的作用是巨大的。然而，她並未止步於對花的表現，在其後的本科畢業創作和研究生一年級的課外創作中，我們看到題材上的轉向，表現自己周圍的生活成為她的創作內容。我想她這樣做的目的是出於年輕人敢於探索的勇氣，不願過早地進入一種自我複製的狀態。

在《湖畔居的午後反光》、《自動扶梯上的金秋》等作品中，可以看到她將日常生活融入繪畫的努力。晃眼一看這些作品，行雲流水般的色彩與跳躍的明暗節奏如抽象繪畫一般，定睛辨識之後才能看到畫面中人物與景象的組合關係，解構與整合成為這些作品的基本表現特徵。從繪畫的形式可以看出她對時代趣味

的敏感把握，畫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則體現了具有一定深度的表現技巧，畫面上閃現的女性常有優雅的姿態，或低頭凝思、或翹首回望，使得畫中透出的情致有了幾分懷舊的味道。這些作品名稱中還常出現一些中國傳統時令的詞匯，如：春分、驚蟄、夏至、白露，當它點亮畫面的氛圍時，也讓我們看到了日常生活的另一面，一種幽思、玄幻、無法言說、不可確定的景象。作品題材上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但從畫面結構的方式來看，或明或暗的人物置身於縱橫交錯的空間中，依然如花一般生長、延展。無論題材是花還是日常的生活，在她的筆下，形式與情感的統一消解了題材之間的藩籬，讓人感受到她把目光所及的生活片段轉化成繪畫中的心緒表達時所達成的魅力。

子芸與她同齡的年輕人一樣，對潮流、對新鮮的事物持有一種迎接的姿態，充滿朝氣。她出生於上海，在她的畫中體現出形式方面的敏銳直覺，有着上海女孩對生活滋味的細細品讀與追求。經過工作室三年多的學習，繪畫創作的成果頗豐，有如花之初綻，憑她的努力，相信她在今後的繪畫道路中定會有更多姿彩的綻放！

文：中國美術學院油畫系教授何紅舟



■《湖畔居的午後泛光》



■「Clouds in the cool spring before sunset」